



这所曾经风光一时的排房的前门开了，一个双腿修长、身着丝绸短裙的年轻女子出了门，走进六月明媚的晨光中。短裙合身熨帖，随着女子身形的运动而飘动。但是，姑娘活不过这个上午了。

一个世纪以前，这些距离布赖顿（被誉为伦敦后花园的英国南部滨海城市）的滨海散步场地仅一步之遥的巍峨的白色别墅，常常是伦敦的纨绔子弟在周末时的居所。眼下，别墅的正面污秽不堪，受到盐碱的侵蚀，里面已经被分割成卧室兼客厅的廉价公寓房；过去前门上的黄铜门环早已换成了电话门铃；从垃圾袋中溢出的垃圾散落在人行道上，人行道旁边满是花里胡哨的出租广告牌。路边停满车辆，其中几辆车硬生生挤进来，这几辆车的车身坑洼洼、锈迹斑斑，所有的车辆都遭到鸽子和海鸥的粪便的密集轰炸。

与这里的环境格格不入的是，年轻女子表现出奇特的优雅风度。她不经意地甩动长长的金发，鼻梁上架着太阳镜，手腕上戴着名贵的卡地亚手镯，肩上搭着英国著名设计师安雅·希德玛芝设计的包，她有迷人的身体曲线、地中海人的肤色，她走过去后，给上班高峰时刻空气里的一氧化物加上了三宅一生香水的味道，使人仿佛感受到异性的吸引而颤抖。她看上去应该是那种在世界顶尖的波道夫·古德曼精品百货店的大厅中、施雷杰精品酒店的酒吧里、圣特罗佩兹的游艇上都毫不拘束的姑娘。

这对一个靠微薄的补助金勉强度日的学法律的学生来说还不坏。

但是，贾妮·斯特顿从来没有打算要勉强度日。母亲去世后，父亲因为内疚，对她十分溺爱。她能很轻易地得到金钱。当然，要从将来从事的职业赚钱就是另一回事了。从事法律工作很不容易。她学习了四年法律，现在正在布赖顿的一个律师事务所见习，需要见习两年，目前是第一年。她在一名专门从事离婚事务的律师的指导下见习，虽然有些案件在她看来很不可思议，但是她对见习很感兴趣。

和昨天一样，态度温和的七十岁的小老头伯尼·米尔辛，依然穿着整洁的灰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贾妮默默地坐在办公室角落的椅子上，比她年长三十五岁的马丁·布鲁姆做记录。按照约定，贾妮在马丁的指导下见习。米尔辛先生抱怨说，如果他不给比他大三岁的太太口交，米尔辛太太就不给他吃饭。“一天三次，”他对马丁·布鲁姆说，“不能一直干，年纪不饶人啊！我有关节炎，膝盖疼得厉害。”

贾妮只得忍住，不大声笑出来，而且，她能看得出，布鲁姆也在强忍着才没有笑出来。这么说，不是只有男人们才有古怪的需求，看来女人也有。每天都学到新知识，有时候她甚至弄不清楚，是在南安普敦大学法学院学到的知识多，还是在生活这所大学学到的多。

她刚走到自己的红白两色的迷你宝马车前，短信提示音打断了她的思路。她看看显示屏。

她笑笑，简短地回复了两个字母XX（即：吻你两次——译者注）。然后，等一辆公共汽车和紧随其后的一长串车辆过去后，才打开自己的车门，坐进车里，收回思绪，稍稍坐了一会儿，考虑需要做的事情。

她的猫咪——宾斯——的背上长了一个肿块，而且越来越大。她不想看到这个肿块，想带猫咪到兽医那儿做检查。两年前她发现宾斯时，宾斯是只没有名字的流浪猫，骨瘦如柴，几乎饿死，当时正试图掀起她的一个垃圾桶的盖子。她把猫带进家里，猫从来没有要走的意思。她想，猫太依赖人了，抑或是自己把这只猫宠坏了。可是，真见鬼，宾斯对人太亲近了，而她生活中又没有什么其他可宠爱的东西。她今天晚些时候有个约会。只要在六点半之前赶到兽医那里，就有足够的时间给宾斯做检查，她心里盘算道。

她需要在午饭休息时间给爸爸买生日贺卡和生日礼物，爸爸星期五就五十五岁了。她有一个月没有见到爸爸了，爸爸在美国出差。近来爸爸出门的时间越来越多，在寻找一个能够成为妻子、能够成为女儿的母亲的男人。爸爸从来没有说起过，但是她知道，爸爸很孤独，而且为生意担忧——生意似乎正经历一个艰难时期。她住在离爸爸五十英里的地方，一点儿忙也帮不上。

她拉过安全带扣上，完全没有意识到，两百码之外，一架宾得数字相机的长焦镜头正在瞄准自己，没有听到，在嘈杂的车辆声中，自动对焦镜头轻微转动的声音。

他通过相机的十字对焦线注视着她，对着手机说：“她来了。”

“你肯定是她吗？”回答声像锯齿钢一样尖利、干脆。

她真是个好物，他想。即便是经过对她在公寓内外几天几夜的不间断监视，看着她，依然令人赏心悦目。问题几乎不需要回答。

“我肯定，”他说，“是她。”

2

“我在火车上！”他旁边那个肥胖的、娃娃脸的大个子白痴对着手机大声喊。“火车！火——车——”又喊了一遍。“是啊，是啊，信号不好。”

接着，火车开进隧道。

“妈的！”那个白痴说。

右边是那个白痴，左边是一个女孩，在疯狂地发短信，身上有股令人作呕的香水味。汤姆·布赖斯蜷缩在他们之间的座位上，想笑，却忍住了。汤姆三十六岁，和蔼可亲，相貌堂堂，身着时髦的套装，孩子气的脸上神情严肃，额头上面，乱蓬蓬的深褐色头发不住地晃动。沉闷炎热的天气使得汤姆浑身无力，越来越萎靡不振，就像头顶上为妻子买的那一小束在行李架上滚来滚去的鲜花。车厢里的温度大约有摄氏九十度，但感觉要热得多。去年他旅行时坐头等车厢，车厢的通风条件好一些，至少不像现在这么拥挤。但是，今年他不得不节约开支。当然，他还是喜欢一个星期左右给妻子买一次花，给妻子一个惊喜。

刚刚过了半分钟，火车开出隧道，白痴又狠狠地摁手机键，噩梦又开始了。“刚开出隧道！”白痴咆哮道，仿佛他们还在隧道里。“是，妈的，简直没法想象！怎么会没有信号呢？不管怎样，在隧道里，总得有东西保持通话畅通吧？高速公路的隧道里不是有信号吗？”

汤姆努力排除白痴大喊大叫的声音，把精力集中到不停晃动的苹果笔记本电脑里的邮件上。一天又一天，处理完这些邮件，就算完成了一天讨厌的工作。一百多封信需要回复，需要下载的东西每分钟都在增加。他给自己定的规矩是，每天晚上上床前，删除所有的东西，这样才能控制自己的工作量。一些邮件是笑话，他会以后再看，另一些是同事们发的附件，都是些污秽的东西。有一次，与一位表情严肃的女士邻座，他双击一个幻灯文件，显示出一个裸体的金发碧眼的女人在给驴口交。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冒险在火车上看这些附件。

火车进入另一个隧道时摇摇晃晃，哐当作响，急促地抖动。现在离家更近了。头顶上的车窗开着，风在窗的边缘怒吼。突然，车厢里传来一股旧袜子和煤烟的气味，一个公文包在行李架上打转，汤姆抬起头，紧张地看了一眼，看看是否会滑下来砸到自己，或者压坏给妻子买的花。对面坐着的女孩穿着紧身的连衣裙，板着脸，在读《热度》杂志，头上方的车厢上有人用黑颜料歪歪扭扭地喷了两个英语单词：SEAGULLS WANNERS（意思是：海鸥

队，下流之徒)。

足球迷们也不过如此，汤姆想，他们连 wankers 都拼错了。

大颗大颗的汗珠从汤姆的脖子后面流淌下来，一直淌到肋下。裁剪考究的白衬衣已经被汗水浸透，贴在身上，没有贴上的地方，更多汗水流了下来。他脱掉上衣，也想踢掉脚上的黑色普拉达休闲皮鞋，脚在鞋子里挤得隐隐作痛。火车驶出隧道的当儿，他抬起湿漉漉的头，目光离开电脑屏幕。空气的味道立刻变了，变成了丘陵地区带有青草气息的香甜味儿。再过几分钟，空气中就会有淡淡的英吉利海峡的海水的味。十四年来，天天乘火车上下班，快到家的时候，汤姆即使闭着眼睛也知道。

他看看车窗外的田野、农舍、路标灯、水库、线条柔和的远山，又继续读邮件。读完销售经理的一封信，删除，接着，回复了一封投诉。一个重要客户很气愤，抱怨订货没有及时抵达，耽误了夏季举行的一次重要活动。上次要的是印花高尔夫伞，这次是要个性化钢笔。公司的订货与运输部门一团糟，部分原因在于使用了新的计算机系统，也在于负责该系统的人是个傻瓜。市场竞争已经如此激烈，这种混乱状况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意，他失掉了两个大客户——艾维斯租车公司和苹果电脑公司。

太可怕了！

在巨大的债务压力下，生意摇摇欲坠。他把生意扩张得太快、调整太大，和他抵押贷款太多次的家一样。他不应该听从凯莉的话，卖掉旧房子，购买更昂贵的房子，尤其不应该在市场下滑、生意不景气的时候。现在，他尽力保持自己的偿还能力。生意已经支付不了企业的日常开支。尽管他跟凯莉说过很多次，但是凯莉始终没有停止大把花钱的癖好，几乎每天都买新东西，多数时候是在易拍网上买。在凯莉看来，网上购物很便宜、很合算，不算是花钱。而且，凯莉还对他说，他总是给他自己买昂贵的名牌服装，她花钱，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其实，他只在削价处理时才买衣服，而且他的工作需要他注意穿着，但是，看起来这一切都跟她没有关系。

这样的情形令他担心。最近他甚至和一个离婚后一直接受抑郁症患者咨询的朋友——名叫布鲁斯·沃茨——谈论乱花钱的事。他们俩一起喝过几次伏特加鸡尾酒，近几个月来，他越来越多地靠从这种酒中得到些安慰。期间，布鲁斯告诉汤姆，有些人患有购物强迫症，是可以治疗的。汤姆不知道凯莉是不是已经到了需要治疗的地步，如果是，该怎么开口说治疗的事呢？

那个白痴又开始了。“喂，比尔，我是罗恩！是的，巴黎来的罗恩！对！对！我正打算快点赶到你那里。哎呀，妈的！比尔？喂？”

汤姆没有抬头，只是眼睛向上望了一望。没有信号。真是天意啊！有时你必须相信上帝确实存在。接着，汤姆听到了另一个手机的哀嚎声。

他突然意识到，是自己的手机正在衬衣的口袋里振动呢。他偷偷向四周

瞥了一眼，掏出手机，看看是谁打来的，攒足力气，用最大的声音回电话。“喂，亲爱的，”他说，“我在火车上！火——车！晚点啦！”他边说边对那个白痴微笑，品尝从复仇中得到的几分钟甜蜜的快乐。

汤姆继续和凯莉谈着，同时，把声音低了下来，显得很文明。这时，车驶进了普雷斯顿公园站，下一站就是他的目的地——布赖顿。那个白痴拎起车厢里一个小小的、看起来很廉价的旅行箱和另外几个箱子下了车。火车又启动了。和凯莉通完话后过了几分钟，汤姆才注意到，旁边，白痴空出来的座位上有张光盘。

他拿起光盘查看一番，想发现任何能找到光盘主人的线索。外包装是不透明的塑料，上面没有标签，也没有任何文字。他轻轻打开包装，抽出银色的光盘，翻过来仔细检查了一遍，还是没有任何线索。他想在电脑里打开光盘看看，却打不开，便计划把光盘交给失物招领处。并不是那个白痴真的值得他这样去做……

火车两边冒出险峻的石灰石峭壁，接着，左边变成了一些房屋和一个公园。再过几分钟，火车就将到达布赖顿车站，现在，已经来不及把光盘从电脑中退出来了。他决定晚上在家里看光盘。

假如他对这张光盘将会给他的生活带来的毁灭性影响有丝毫的了解，他一定会把这该死的光盘留在座位上。



贾妮眯起眼，逆着已经西沉的夕阳，惊恐地看了一眼迷你宝马车的仪表盘，又看看腕上的手表，唯恐弄错时间。傍晚7点55分。天啊！“快到家了，宾斯。”她紧张地说，一边诅咒布赖顿海边拥挤的交通，后悔没有走另一条路。之后，她拿出一片口香糖放进嘴里。

猫和它的主人不一样，今天晚上不急着去赴约。它平静地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柳条筐里，闷闷不乐地透过柳条间的缝隙凝视前面的一个小男孩。他一定是在因为我带它去看兽医而生气呢，贾妮心想。贾妮急速转弯拐进公寓所在的街道时，伸出一只手稳住筐子，然后减速，寻找停车的地方，盼着能有好运气。

贾妮的老板今天让她在办公室忙到比以前任何一天都晚，让她帮助起草明天上午与辩护律师会面时需要的诉讼摘要，结果，贾妮回来的时候比原来打算的时间迟了很久。那是个棘手的离婚案。

当事人是个长相风流、傲慢自大的流浪汉，他和一个女继承人结了婚，

现在想能尽可能多地从妻子那里捞钱。自从几个月前在老板办公室第一次见到这个人，贾妮就特别讨厌他。在她看来，这个人就是个寄生虫，心底里希望他一分钱也拿不到。她从来没有向老板透露这个想法，虽然她感觉老板和她有相同的观点。

离开办公室后，她带宾斯去看兽医。等了半个多小时，才轮到她。这是一次失败的咨询。克里斯蒂安·康蒂是位年轻、聪明的兽医，先是花很多时间检查宾斯背上的肿块，接着又检查了其他地方。检查完毕后，医生让她第二天早晨带猫来作活检。听了这话，贾妮立刻惊慌失措，开始担心医生相信肿块是个肿瘤。

康蒂先生说尽好话，安慰贾妮，告诉她很多其他的可能性，但是她抱着宾斯离开时，仍然心情沉重。

她看到前面两辆车之间有点空，地方离她家不远，便刹住车，想把车倒进去。

“宾斯，你好吗？饿了吗？”

两年来，它们彼此已经很熟悉，贾妮变得越来越离不开这个绿眼睛、长胡须、黄白相间的动物。他的那双眼睛，它的举止，都蕴含着什么：有时，她看电视时，它紧紧依偎着她，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枕着她的腿睡觉；有时，它看她的眼神那么像人的眼神，那么成熟，那么无所不知。不记得是谁说过，“有时，当我和我的猫玩耍时，我会想，也许和我玩耍的根本不是我的猫”。说得一点不错。

她把车倒了进去，但倒得一团糟，只好再重新倒一遍。这次还是没倒好，但只能这样了。她关上天窗，提起柳条筐，出了汽车，又停下来看了一次手表，似乎上次奇迹般地不知为什么，她没有看对时间。当然，她没看错。现在是7点59分。

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要喂宾斯吃饭，要做好所有的准备。和她约会的人是个控制欲望极强的怪人，每次他们会面，他都有严格的规定：她必须刮干净四肢上的体毛，她必须在同样的部位用同等量的三宅一生香水，她必须用同样的洗发水洗头发，并用同一个吹风机把头发吹干，使用完全相同的化妆品。而且，她的阴毛必须修剪得只能在显微镜下才看得见。

他会提前告诉她穿什么衣服、戴什么珠宝，甚至等他时应该呆在公寓的什么地方。这些本来完全不符合她的本性，她向来都很独立，不愿受约束，从没有允许过任何一个男人对她颐指气使。然而，这个人身上的某种东西吸引着她。他是东欧人，体格健壮，态度粗鲁，穿着俗丽。而她以前约会过的男人都有文化、有教养，温文尔雅。她只和他约会过三次，便在他施加的奴役中产生了感觉，现在，一想起他，她就会潮湿。

她锁上车转身走向公寓时，没有注意到，前面不远处，停着一辆锃亮的

黑色大众 GTI，车窗遮住了，这是唯一没有被鸽子和海鸥粪便覆盖的汽车。车子的驾驶座上坐着一个男人，车外的人根本看不到他。他正通过一架小型双筒望远镜注视着她，同时，在预付费的手机上拨号。

4

七点半刚过，汤姆·布赖斯开着他的运动型银色奥迪旅行车驶过网球场，来到霍夫公园开放的娱乐区，娱乐区边上种满了树，里面的人们熙熙攘攘，有人在遛狗，有人在做运动，有人在草地上溜达，都在尽情享受这个初夏的傍晚。

他的车窗是开着的，空气里混合着刚割过的青草味道和小哈里·康尼克的和缓歌声，在车里微微涌动。他爱这种歌声，可是凯莉不喜欢，认为这种歌已经过时了。凯莉也不喜欢西纳特拉。美妙的歌声对她没有任何意义，她只喜欢房子啊、车库啊之类的东西，喜欢所有那些古怪的、节奏强烈的声音，那些他不感兴趣的声音。

结婚时间越长，似乎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越少。他已经记不起来他们共同喜欢的最后一部电影是什么，星期五的晚上，他们一起坐下来看乔纳森·罗斯主持的聊天节目，这是他们一起看的唯一一个电视节目。但是，他们都爱对方，这一点他很肯定，而且，还有孩子们，孩子比什么都重要。孩子是最重要的。

他最喜欢每天这个时候，盼望着回到他热爱的家。此时此刻的愉快气氛，与伦敦和火车上令人讨厌的沉闷暑气形成巨大的反差，使他更喜欢这一时刻。

他的情绪一分一秒地好起来。他开车驶过与豪华的伍德兰大街交接的地方。伍德兰大街又被称为“百万富翁区”，那里建有大片富丽堂皇的独立式住宅，许多住宅的后面是一片矮树林。凯莉渴望有一天也能住在那里，但是，目前，他们的财力还达不到，而且，从形势的发展趋势来看，可能永远达不到，他沮丧地想。他继续向西，一直沿着金石新月路走，路的两旁是整齐的单独立式住宅，然后右拐，上了上维多利亚大道。

由于根本没有下维多利亚大道，所以没人知道这条大道为什么叫上维多利亚大道。他上了年纪的邻居莱恩·温赖特有一次隔着花园的篱笆说，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这条路是沿一个相当陡峭的山坡向上走的上坡路。莱恩常常展示自己的博学多才，他的话似乎不是没有道理。这种解释虽然并不高明，但是谁也想不出更好的解释。这位邻居身高将近七英尺，他和凯莉私下里叫他“长颈鹿”。

上维多利亚大道属于新开发区的一部分，发展了三十年，看起来还没有发展到成熟期。街上的法国梧桐还是细高的树苗，没有长成粗壮的大树，两层高的半独立式住宅的红砖看上去依然清新鲜艳，屋顶饰面上的仿都铎木头横梁还没有受到蛀虫的破坏或者风雨的侵蚀。大道的尽头，街上很安静，有一小排店铺，里面住的大部分是带着孩子的年轻夫妇，只有莱恩·温赖特夫妇除外。莱恩和希尔达退休后，接受医生的建议来这里度晚年。医生说这里海边的空气有助于治疗希尔达的哮喘。可是汤姆认为，削减希尔达每天四十支的吸烟量才是更好的治疗方法。

他把奥迪车开进自己家房子侧面狭小的车棚，并排停在凯莉那开始生锈的雷诺车旁，把手机装进衣袋，拎起公文包和花下了车。街对面的书报摊还在营业，小体育馆也开着门，发廊、五金店和房产公司已经下班了。不远处，两个十几岁的姑娘站在公共汽车站停车点，打扮得花枝招展，超短裙太短，短得他看到了她们屁股的下半部分。他明显生出某种欲望，当两个姑娘你一口我一口地分享一支香烟时，他的目光顺着她们赤裸的大腿看上去，在她们身上停留了片刻。

然后，他听到家里的前门打开了，凯莉兴奋地大声喊：“爸爸回来啦！”

作为销售人员，汤姆始终伶牙俐齿，但是如果有人问，每个工作日的晚上，每天这一时刻，回到家听到世界上他最珍惜的人们的问候他感觉如何时，他便开始怀疑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怀疑自己是否说得清楚。这一时刻，满是喜悦、满是骄傲、满是全心全意的爱，如果他能将生命中的某个时刻凝固，一定是此时此刻：这一刻，他站在门口，孩子们紧紧地拥抱他，他们家的“守护女士”——阿萨琴——嘴里叼着拴狗的皮带，面带充满希望的神情，一只爪子拍打着地面，红杉树般的长尾巴狂野地摇摆着。最后，他看到凯莉微笑的脸庞。

凯莉站在门口，身穿白色T恤衫、粗斜纹棉布的裤子，蓬松的亚麻色卷发衬托着的脸上带着美妙的笑容，神采飞扬。他把花束递给她，有白色的、黄色的、粉色的。

接过花束时，凯莉每次的反应都一样：她蓝色的眼睛闪着喜悦的光芒，双手捧着花束，翻来覆去地看，不住地说：“哇！哇！”，似乎这些花真的是她看到的世界上最美丽的花。之后，她把花放在鼻子下——她的鼻子小巧活泼，是他的最爱——用力地闻，“哇！看呀，这些玫瑰！我最喜欢的花，我最喜欢的颜色！你真体贴，亲爱的！”她亲吻他。

今天，她吻的时间比以前都长。今天晚上会不会交好运？他想。然而，刹那间，乌云掠过他的心头：但愿他不会告诉他，她今天又傻乎乎地在易拍网上买了些东西。

可是，他进了屋，她什么也没说，他也没看见盒子啦、包装盒啦、纸盒

啦，没看见新的小物件、小玩意儿。十分钟后，他已经脱掉黏糊糊的衣服，冲了凉，换上短裤和T恤衫，思前想后的情绪回复了平静，变得高涨起来，哪怕只是暂时的。

七岁十四个星期零三天大的马克斯，对哈里·波特很着迷，也很迷恋橡皮手镯，十分骄傲地炫耀他的白色“让贫困成为历史”运动的图标和反对种族歧视的黑白腕带。

汤姆很高兴，马克斯虽然不能完全领会口号的意思，但是对这个世界兴趣十足。儿子的小房间贴着明亮的黄色墙纸，他坐在儿子床边的椅子上。他又在给儿子读这些哈里·波特的书，已经读第二遍了，马克斯呢，从哈里·波特的羽绒被里伸出头，头发乱蓬蓬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聚精会神地听着。

四岁的杰西卡牙疼，突然闹起了别扭，没有兴趣听故事。她大声痛哭，隔着卧室的墙都听得见。不管凯莉多么费心费力地哄劝，她都无动于衷。

汤姆读完一章，亲亲儿子，和儿子说再见，拾起一节掉在地板上的霍格沃茨特快列车的车厢，放在书架上索尼PS游戏机旁边，然后走到卧室门口给儿子一个飞吻，关上灯离开。他来到杰西卡的粉红色的房间，芭比娃娃的圣地，看到了女儿皱巴巴的小脸，哭得满脸是泪，脸色发青。凯莉看着他，耸耸肩，表示自己无能为力，她原打算给杰西卡读《咕噜牛的故事》听。他花了几分钟时间想让女儿安静下来，可是仍然无济于事。凯莉告诉他，今天上午，杰西卡去急诊看过牙医。

他小心翼翼地两个芭比娃娃和一个全高拼装起重机旁走过，来到楼下的厨房。厨房里散发出诱人的饭香。他差点踢翻了杰西卡的小型三轮车。“守护女士”正在狗筐里啃一块大骨头上的碎肉，骨头大得像恐龙腿，再次抬头满怀希望地看了他一眼，邋邋遑遑地摇了摇尾巴，然后，从筐子里跳出来，走到厨房的另一边，躺在地上，露出乳头。

狗傻笑一声，舌头向外伸着，懒洋洋地把头向后靠。他用脚蹭了蹭狗的乳头，说：“过会儿吧，你这老荡妇，我发誓，过会儿带你出去散步。好啦，就这么定了？”

正是这个厨房使得凯莉买了这所房子。房子的前任主人为厨房花了一大笔钱，全部都是大理石和磨砂钢，后来，凯莉尽情地一次次刷信用卡，添置了所有能够买得起的小物件。

窗外，他看见自动喷水器在长方形的小花园中央急速旋转，一只黑鸟站在草坪上，在喷射出的水中，翘起一边的翅膀，用喙梳理羽毛；晾衣绳上挂着很多件色彩鲜艳的小孩衣服；衣服下面，是一辆儿童踏板车；院子的尽头有个不大的暖房，他亲手种植的番茄、覆盆子、草莓、西葫芦长势良好。

他第一年尝试种点东西，并对自己的劳动大为骄傲——迄今为止依然骄傲。越过篱笆，他总是能看到“长颈鹿”拉得很长的、哀伤的脸，在篱笆那

边上上下下地移动。这个邻居无时无刻不在那儿，修剪树枝和草坪、除草、耙地、浇水，来来回回，反反复复，他弓身挪动着，宛如一只衰老、疲惫的鹤。

他的目光转向厨房里的一面墙，整个墙上几乎画满了水彩画和蜡笔画，当然都是马克斯和杰西卡的杰作。他想从这些画中发现新东西。除了哈里·波特，马克斯还特别喜欢汽车，他的大部分图画上都画有车轮。杰西卡画了许多神情古怪的人物，动物的神情更古怪，而且，每幅画都画上光芒四射的太阳。通常，女儿都很快乐，今天晚上看到女儿哭，他心里难过。今天没有看到值得他欣赏的新的艺术作品。

他把极星伏特加和蔓越橘汁混在一起，加上磨碎的冰块一起搅拌，给自己做了一杯浓浓的饮料。冰箱是豪华的美国货，门上带有电视屏幕，是凯莉买的又一件“便宜货”。他端着杯子走进客厅，考虑是该去小暖房——暖房上现在还有阳光，还是去院子里的长椅上坐坐，但最终还是决定先看会儿电视。

他拿起遥控器，坐到他自己从网上买的华丽的活动躺椅上，面对着凯莉最近刚从网上购买的奢侈品：一台巨大的东芝平板电视机。电视机占据了半面墙，更不用说一年的分期付款“假日”到期时，他为之付出的一半收入。和平时一样，屏幕上显示的是QVC购物频道，凯莉的键盘通着电，放在沙发上。

他换了几个频道，找到了《辛普森一家》，看了一会儿。他一直很喜欢这个系列剧，最喜欢里面的霍默爸爸，同情霍默爸爸。不管霍默干什么，人们总是把责任推到他头上。

他慢慢地喝着饮料，很惬意。他喜欢这个躺椅，喜欢这个房间，一头连着饭厅，一头通向暖房带来的户外清新的感觉。他喜欢四周孩子们和凯莉的照片，喜欢墙上画框中的画——几幅轻便折叠椅和皇家码头的抽象画（他和凯莉曾经都喜欢这些花钱不多的艺术品），也喜欢存放他珍藏的高尔夫和板球奖品的玻璃柜。

楼上，杰西卡的哭声终于静了下来。他喝完杯子里的饮料，又调了一杯。这时，凯莉也从楼上下来，进了厨房。虽然表情疲惫，没有化妆，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看上去依然很苗条、很漂亮。“多开心的一天啊！”她说，两只手戏剧性地抬起来形成两个拱形。“我也想喝一杯。”

这是个好迹象。她喝了酒会变得脉脉含情。他今天一整天都时不时地有些冲动：早晨六点钟左右起床，和多数早晨一样，感觉浑身兴奋不已。像往常一样，翻了个身，爬到凯莉身上，想速战速决。可惜，又像往常一样，又听到房门打开的声音，传来孩子们的小脚丫啪嗒啪嗒的声音。他渐渐开始相信，凯莉一定有一个紧急秘密按钮，只要他一有冲动的暗示，凯莉就摁这个按钮，孩子们会立刻跑进卧室。

在许多方面，他想，他的生活形成了一种越来越清晰的模式：办公室里

废话不断，家里债务不断攀升，这种持久的气氛令他感到窒息。

他一边动手给凯莉调制一大杯饮料，一边怀着赞赏的心情看着她，她搅一搅砂锅炖鸡，同时，掀开炖着一锅马铃薯的炖锅的盖子看看，还不忘留心烤箱里的东西。她做家务很拿手，他完全没法和她比。

“杰丝没事了吧？”

“她今天有点任性，没事儿的。我给她吃了止痛的阿司匹林。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别提了。”

她捧起他的脸，吻了他一下。“你上次过得不错是哪一天？”

“对不起，我没有抱怨的意思。”

“好吧，说说吧，我是你妻子，你可以告诉我！”

他凝视着她，捧起她的脸，亲吻她的额头。“吃晚饭时再说吧。你看上去这么漂亮，你一天比一天漂亮。”

她大笑着摇头。“不是的！你的眼神有毛病，年纪大了眼神就不好啦。”说完，她后退一步，指着自已问，“喜欢吗？”

“喜欢什么？”

“裤子呀！”

他的情绪马上低落下来。“是新买的吗？”

“是的，今天刚收到。”

“看起来不像是新的。”他说。

“要的就是不新！是斯特拉·麦卡特尼牌的。真的很酷，不是吗？”

“保罗的女儿？”

“是。”

“我原以为她设计的服装都很贵。”

“是的，她的服装通常都很贵，但是这条裤子是便宜货。”

“当然。”他继续给凯莉调饮料。今天晚上他不想和她争论。

“我一直在网上查找打折旅游的信息。七月的第一个星期，我有时间，可以让我的父母给咱们带孩子。怎么样？”

汤姆从口袋里摸出奔迈手机，查看了一下日历。“第三个星期我们要在奥林匹亚举行展览会……七月初有空，好的。但是，必须是真正便宜才行。也许咱们可以去英格兰的某个地方？”

“网上的价格便宜得出人意料！”她说。“我们可以去西班牙住一个星期，那比呆在家里花钱还少呢！看看几个地点吧，我都记下来了，吃完饭就看。咱们的街坊霍利有个朋友在圣卢西亚过了一个星期，只花了两百五十英镑。咱们去加勒比好不好？”

他放下手机，拥抱着她，吻她。“我想，今天晚上，我要让电脑休息一

下，好好和你在一起。”

她吻吻他。“我可不想看到你有‘戒毒症状’，”她调皮地说。“我想看杰米·奥利弗主持的烹饪节目，你不会喜欢的。你还是去楼上侍弄你的电脑吧，那样你会快乐得多。就半个多小时。”

他把饮料递给她，问：“如果我们有足够的钱，你最想去哪儿？”

“哪儿都行，只要听不到小孩子的尖叫声。”

“你真的舍得离开他们吗？想好了？确定吗？”凯莉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和孩子们分开。

“这会儿我都想把他们卖掉。”她说，一口喝下了半杯海风鸡尾酒。

一个小时之后，即刚过九点钟，汤姆上楼，来到自己的小书房，可以看到街对面的风景。这会儿外面仍然天光大亮。他非常喜欢夏季漫长的傍晚，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傍晚还会变得更长。他的目光越过对面店铺上方两个公寓的屋顶，远远地看到一小块三角形的蓝色的英吉利海峡，夹在屋顶之间。海面上，出现了一只棕鸟，瞬间又消失了。邻居家烤肉的香气从窗口吹进来，撩拨起了他的食欲，尽管他刚刚吃过饭。

体育馆里，他看到一个可怜的家伙在做仰卧举重，旁边站着教练。这给他提了个醒：几个月以来，除了带“女士”在附近散散步以外，他根本没有运动过。太多的应酬，太多的豪饮！现在，一些他最爱穿的衣服穿在身上都太紧了。凯莉总是不断地对他说，马路对面就是体育馆，却从来不利用，真愚蠢。可那何尝不是另外一笔花销呢！

也许他应该在这样美好的夏日傍晚带“女士”多散散步，天长着呢。也许他可以再开始游泳。一周打一次高尔夫对于缩小他的腰围不起任何作用。再说，他讨厌在高尔夫俱乐部的衣帽间里看到那些长着臃肿的啤酒肚的男人，想到他自己也快要长出那样一个难看的肚子了，他就不舒服。好像给自己发信号，他伸出拳头，使劲儿地捶打自己的腹部。一定在我们出去度假时把你变成结实健美的腹肌！

喝第三杯伏特加时，他已经有些飘飘然，渐渐忘记了白天操心的事情，迷迷糊糊地快乐起来。放下酒杯，匆匆看了看书桌上的网络摄像机，他偶尔会通过摄像机和在澳大利亚的弟弟聊聊，然后在笔记本电脑上输入命令，找到收件箱，马上看到前老板罗布·肯普森的一封邮件，他们俩一直关系不错。

汤姆，

看一下这个吧！

罗布

汤姆没有照办，而是把那个白痴落在火车上的光盘从包装袋中抽出来，

插进笔记本电脑。电脑的防病毒软件立刻启动，但是直到光盘的图标最终在桌面上稳定下来，他仍然看不出这是张什么光盘。他双击光盘图标。

几分钟后，电脑桌面一片空白，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对话框：

此网卡地址正确吗？

继续，单击“是”；退出，单击“否”

汤姆想，这一定是视窗系统和苹果操作系统之间转换需要的正常程序，便单击了“是”。

几秒钟后，屏幕上显示下列信息：

欢迎使用！正在连接中。

后来出现以下文字：

圣甲虫出品

这几个字几乎一闪就消失了。同时，屏幕渐渐亮起来，出现了一间颗粒色彩的卧室，似乎他是在通过监视摄像机观看。

房间大小正合适，很有女性气息，有一张盖着羽绒被、放着几个垫子的小双人床，有一个朴素的梳妆台，有一面古色古香的长木框镜子，可能是从女装裁缝店弄来的，床尾放着一个木箱，地板上堆着两大堆旧衣服，垂着窗帘，没有拉开。两个床头灯亮着，照亮了房间，还有光从半开着的浴室的门后照进来。房间的墙上挂着两幅著名摄影师赫尔穆特·牛顿拍摄的黑白裸体画。床的对面，是几扇带镜子的大壁橱的门，从镜子里可以看到一个屋门，大概通向一个走廊。

一个身段苗条的年轻女人从浴室走进卧室，一边整理身上的衣服，一边看手表，似乎很紧张。女人优雅漂亮，有长长的金发，黑色的连衣裙显示出优美的曲线，脖子上戴着一串珍珠项链，手里拿着一个无带的手袋，似乎正要去参加聚会。这个女人使汤姆想起了格威妮丝·帕尔特罗（因饰演《莎翁情史》女主角获第71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译者注），一瞬间，他甚至想，这是不是就是她。接着，女人转身，他看清楚了，不是，虽然这个女人很像格威妮丝·帕尔特罗。

女人在床沿坐下，接下来令汤姆吃惊的是，她踢掉高跟鞋，好像完全不知道摄像机的存在。然后，她又站起来，开始解衣服上的扣子。

几分钟后，女人身后的卧室门开了，一个身材矮小、体格健壮、戴兜帽的黑衣人走了进来，随后用戴着手套的手把门关上。女人要么是没有听到男人进来的声音，要么是故意不理他。当男人慢慢穿过房间走向她时，她开始解下珍珠项链。

男人从皮外衣里拔出一样什么东西，在灯光里一闪，汤姆伸长脖子看清楚那样东西时大吃一惊：竟是一把长匕首！

男人快速向前迈了两大步，猛然用一只胳膊卡住女人的脖子，用力地把

匕首插进女人的肩胛。汤姆被眼前的离奇场面吓呆了，看着女人震惊地喘息，不知道女人是在演戏，还是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男人拔出沾满血迹的匕首，再次用匕首刺她，紧接着又刺了一刀，血从伤口喷射出来。

女人倒在地板上。男人跪下，撕开她的裙子，用匕首割断她胸罩上的带子，扯下胸罩，粗暴地把她翻过来，躺在地板上。她的眼睛还在转动，硕大的乳房垂向一边。男人在她的黑色紧身裤的上方割开个口子，从上到下撕开，把衣服全都扯光，低头盯着女人细腻的身体看了几分钟，又把匕首狠劲地插进女人的腹部。

汤姆睁大眼睛看着，恶心得几乎要呕吐，差点退出这个站点。但是好奇心阻止了他。她在演戏吗？刀是假的吗？她腹部涌出的血是不是舞台上用的道具？男人一次又一次地把刀插进她的身体，残忍至极。

这时，身后的门开了，汤姆跳了起来。

汤姆转过身，看到是凯莉站在那儿，手里端着酒杯，显然已经有些醉了。

他赶紧砰的一声合上笔记本电脑，凯莉没有看到电脑屏幕上的内容。

“别——”他声音颤抖地说。“没什么，没，我——”

她两臂揽住他的脖子，一些酒溅出来，洒在电脑上。“哎呀，对——对不起！”

他抽出手绢，轻轻地擦干净。他擦拭电脑的时候，凯莉没拿酒杯的手伸进他的衬衣里，拨弄他的乳头。“我决定了，你忙了一天，够了，上床吧。”

“五分钟，”他说，“给我五分钟。”

“过五分钟我可能就睡着啦！”

他转身亲吻她。“两分钟，好吗？”

“一分钟！”她说，走了出去。

“我还没带‘女士’出去散步呢。”

“今天下午她已经出去溜达了很长时间，她不用你担心。我放她出去了。”

他咧开嘴笑着说：“给我一分钟，好吗？”

她调皮地伸出一个手指头说：“三十秒！”

她一关上门，他立刻掀开电脑，敲击一个键，激活电脑。

屏幕上出现下列文字：

您无权访问该页面，连接已中断。

接下来的几分钟，他坐在椅子上沉思：刚才究竟看到了什么？一定是一部电影宣传片，一定是。

想到这儿，门又开了，凯莉说：“十五秒！不然就不等你啦！”



这是她五十二年的人生中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没有什么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不管四十岁生日时，唐送给她的打着粉红色蝴蝶结的名爵跑车（其实她本人根本买不起），还是五十岁生日时他送的卡地亚银表（她知道，其实他也买不起），抑或昨天过五十二岁生日时，他送的精美的网球手链，与这件礼物比起来，都相差十万八千里。

甚至她的两个儿子朱利叶斯和奥利弗共同出钱，让她在格瑞萧健身农庄休假一个星期，也无法与这件礼物相比。虽然那是特别令她高兴的事情，使她心满意足。噢，莫不是他们觉得她太胖了，还是怎么样？

管它呢！希拉里·杜邦什么都不在乎了，现在她洋洋得意，趾高气扬，牵着尼罗，从前门飘了出去，口里一边大声念道：“一个手袋，沃辛先生？一个手袋？”

希拉里住的皮斯黑文郊区，是布赖顿市向东扩展出来的地区的一部分，有大片居民区，几条街道从地势陡峭的沿海公路一直延伸到南部丘陵乡村的边缘，那里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设的密集的平房和半独立式住宅。

与希拉里家所在的街道仅一排房屋之隔，就是大片的农场。今天的天空阴沉沉的，在这样一个六月的上午十点钟，任何一个不经意间向窗户外瞥一眼的街坊，都会看到一个过度肥胖、却惊人的端庄的金发女人，她腿上穿着有斑纹的紧身裤，上身穿一件罩衫，脚上穿一双绿色的橡胶靴，边走边比画着自言自语。她的身后，跟着一条黑色的拉布拉多狗，狗圆滚滚的，相当胖。狗绕着弯儿走，每到一个灯柱都在灯柱下小便。

到了街的尽头，希拉里向左拐，上了大路，一辆装有双层玻璃的运输卡车从身边呼啸而过时，她谨慎地看好自己的狗，然后穿过马路，向一个大门走去。大门通向金灿灿的油菜地。她大声呼喊着重尼罗的名字，尼罗正要在人家的车道上大便，她大声向尼罗喊话。她声音洪亮，即使不用麦克风，也足以使整个温布利足球场安静下来。“尼罗！你敢！过来！”

狗抬起头，看到开着的大门，愉快地向大门小跑过来，然后大步疾跑，跑远了，上了山，眨眼间消失在油菜地里，不见了。

她关上大门，又自言自语道：“一个手袋，沃辛先生？一个手袋？”

她容光焕发，异常兴奋。已经给唐、西多妮、朱利叶斯、奥利弗和母亲打过电话了，告诉了他们这个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半小时前，她接到了南方艺术戏剧协会的电话，说让她扮演布拉克纳尔夫人（奥斯卡·王尔德

的剧作《不可儿戏》中的人物——译者注)，这可是女一号啊，是主角！

二十五年来，她一直担任业余演员，主要为布赖顿小剧团工作，一心一意盼着被人发现。现在，好运终于意想不到地降临了！南方艺术戏剧协会是半专业性质的组织，每年夏季都会举行露天演出，先在刘易斯城堡的胸墙上表演，随后在英国巡回演出，一直到西南端的康沃尔郡。这个协会的演出很有名，新闻界将会发表评论。她一定会引人注目的，一定会！

要不是，哦，上帝啊，她的神经已经紧张起来了。她多年前曾参加过这个剧本的演出，演过其中的一个小角色，但是她现在还记得此剧的大部分内容。

她一边顺着田地的边缘向山上走，一边奋力挥舞着双臂自言自语，高声宣读她认为演出中最有趣、最有戏剧性的台词。只要这句台词说对了，就把人物演活了。“一个手袋，沃辛先生？你是在手袋里被找到的？”

一架飞机在低空盘旋，为在盖特威克机场降落调整位置。为了能听得到自己的声音，她不得不抬高嗓门。“一个手袋，沃辛先生？你是在手袋里被找到的？”

“一个手袋，沃辛先生？你是在手袋里被找到的？”

她继续向前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一句台词，每重复一遍，都改变一个重读的单词，同时心里琢磨，“还可以给谁打电话报告这个好消息呢？”六周后举行首场演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可是，上帝啊，需要学习的东西这么多！

接着，她开始担心，万一自己不能胜任这个角色怎么办？

观众这么多，万一呆住，说不出话，出了丑怎么办？那可就没戏了，那可就全完了。

她不会有事的，她无论如何都能顺利过关。毕竟，她出身戏剧世家，她有演戏的天分，她外祖父母退休后在布赖顿靠近海边的地方买下一处提供住宿和早餐的生意，之前，曾经是音乐厅的歌唱家。

她来到山顶，看到另一个山坡展现在眼前，有一英里长，两边都是广阔的田野，偶尔有几棵孤零零的树木和网状篱笆竖在地里。唯独看不到尼罗。山顶上风很大，吹弯了油菜，也吹弯了高高的绿色的麦子。她双手拢成杯状放在嘴上大声喊：“尼罗！过来，孩子！尼罗！”

几分钟过后，她看到油菜地里泛起波浪，有东西在地里绕来绕去地穿过——尼罗似乎就不会走直线。接着尼罗从地里跳了出来，跳跃着向她跑过来，嘴里叼着一个白色的、晃来晃去的东西。

一开始，她想，一定是一只兔子，而且希望兔子至少已经死了。她不愿看到尼罗叼着受伤的活兔子回来，然后神气活现地把兔子重重地撂在自己面前，高兴地看着兔子挣扎着扭动身躯，奋力尖叫。那是尼罗的拿手好戏。

“过来，孩子，你叼的是什么？快放下，快放下！”

说完，她的嘴张大了。

她吓得浑身发抖，不禁恐惧地倒退一步，瞪大眼睛低头看着地上一动不动的白色物体。

接着，她开始尖叫。



罗伊·格雷斯不喜欢开记者招待会，但是他十分清楚，警察是受雇的公务员，公众有知情权。他痛恨的是记者们对所有的事情都添油加醋。在他看来，记者们感兴趣的不在于让公众获得信息，而在于卖报纸，或者吸引读者与听众。他们想把新闻篡改成故事，越轰动越好。

而且，如果故事本身不够轰动，为什么不拿警察说事儿呢？现如今，还有什么比报道警方出现过失、警方有种族歧视行为以及警方使用高压手腕更能吸引公众注意力的事情吗？近年来，警察在开车追赶罪犯车辆的过程中出现闪失的话题虽然已是司空见惯，老生常谈，但依然令人们津津乐道，特别是如果开车的警察横冲直撞，造成公众受伤或者死亡，人们的兴趣更高。

就像昨天，两名嫌疑人开着偷来的车逃避警察的追捕，途中车撞在桥上，翻进河里，嫌疑人都溺水而亡。

罗伊正是因此事才来到这儿，站在会议室里，面对着中空的长方形会议桌。来的新闻界人士很多，桌旁的椅子显然不够。他的身后是一块漂亮的蓝色巨幅曲面板，上面展示着五个精美的警徽，每个警徽下面都印有醒目的 [www. crimestoppers. co. uk](http://www.crimestoppers.co.uk)（英国制止犯罪网）编号。

他猜，会议室里大概挤进了四十名媒体工作人员，他们是报纸、广播和电视台的记者、摄像师、摄影记者、录音师等。大多是熟悉的面孔，其中几个年轻人是本地新闻界的新手，忙着要为全国人民发布消息，盼望有好运气，而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们一脸不耐烦，只等着快点儿离开这儿，到酒馆喝两杯。

局长助理艾莉森·沃斯珀和罗伊的顶头上司、总警司加里·韦斯顿分别站在罗伊的两侧。他们到场不过是做个样子，让人们看到警方对事件的重视程度，其实，他们没有多少可向发布会透露的。艾莉森四十四岁，金色的短发，仪表端庄，表情严肃，代替外出开会的局长吉姆·鲍恩出席会议。

韦斯顿三十九岁，曼彻斯特人，看上去很从容很放松，具有超凡魅力。罗伊当巡警时两人就是同事，现在他们还是好朋友。虽然和罗伊几乎同龄，韦斯顿很会玩政治，培养了一些有影响的朋友，目标明确，决心要成为局长。